

弱者气大 强者量大

《增广贤文》中说：“量小非君子，无度不丈夫。”“量”指器量的大小，“度”指心胸的宽厚。器量小的人算不上真君子，没有宽厚的心、没有博大胸怀的人称不上大丈夫。一个人心胸的大小，决定了其人生能达到的高度，能到达的远方。智者能忍常人所不能忍，有格局，有器量，宅心仁厚。弱者气大，强者量大。有大器量的人，终将有所成就。



1

《菜根谭》有云：“燥性者火炽，遇物则焚。”性情暴躁的人就像炽热的火焰，遇到不顺心的事很有可能被“引燃”，从而伤害他人，也可能妨害自己。

这句话表明了此类人在情绪管理上的困难，以及他们如何因自己的急躁性格而伤害自己和他人，这让我想起西汉名将李广拔刀自刎的故事。

李广因战败而受审，闲居蓝田八年。前颖阴侯的孙子灌强退隐后也住在蓝田县，两人经常相约一起到南山打猎。

这天夜里，李广带着一名侍从外出，跟友人在田间饮酒。

当时，汉朝对于宵禁有严格规定，夜间不许在外行走。所以，李广一行人路过霸陵亭，遭到同样饮酒的霸陵尉的拦截，不予通行。

李广的侍从说：“这是李将军。”霸陵尉说：“现任将军尚且不能夜间通过，何况是前任呢！”众人无奈，只好在霸陵亭下熬了一夜，第二天才得以通行。

不久后，匈奴入侵辽西，边关告急，李广得以被朝廷重新启用。

李广请求汉武帝，让霸陵尉与他一起赴任，汉武帝应允。结果霸陵尉来到后李广就处置了他，然后上书自行谢罪，此举让汉武帝心中不悦。

《庄子·庚桑楚》中讲道：“敬之而不喜，侮之而不怒。”受人夸奖而不狂喜，遭人辱没而不暴怒，此为为人处事的难得状态。

元狩四年（公元前119年）春，汉武帝倾大军远征，出击匈奴。

李广戎马一生不得封侯，希望以此次与匈奴作战的机会立军功，便数次请求随行出征。汉武帝看李广求战心切，便答应了他。

然而，那场战役，李广并没有获得冲锋前阵的机会。

后来，李广率军穿越沙漠时，迷失方向，犯下错误。因不愿面对刀笔之吏盘问，拔刀自刎。

打败自己的，从来都不是别人，而是自己。人的痛苦，大都源于对自己能力不足的愤怒，遇事用脾气掩盖无能，事情只会越来越糟。

被情绪主导的人，只会让事态更加严重，让生活也失去控制。

最后，韩安国并未为难田甲，让其官复原职。

智者为人处事会严以律己，宽以待人，不会仗势欺人，恃强凌弱。

越是睿智的人，越洞明世事，练达人情，宽容平和，把时间花在有意义的事情上，乐观大度地生活。

常言道：“能容小人，方成君子。”我们心中所容纳的人越多，真心待我们的人也就越多。

强者量大，强者、智者往往都懂得克制自己的情绪，豁达大度，沉着冷静，不断努力，从而成就自己。

如何遏制怒气与怨气，是弱者与强者的分水岭。心胸小了，问题就多了，就容易计较，生活就会充满烦恼和痛苦；心胸大了，烦恼自会消除，福气自然来临，生活就能有滋有味，充满温暖，取得成就。

不久，韩安国被朝廷任命为梁国内史。田甲逃跑被抓后，向其请罪。韩安国看着跪在地上的田甲说道：“你现在可以‘撒尿’了。”

2

《水浒传》中有言：“量大福也大，机深祸亦深。”胸怀宽广的人，待人宽厚，有很强的包容力，长此以往，获益匪浅。

西汉初期的臣子韩安国，为人忠厚大度，有雄才大略。

一次，韩安国意外获罪，被免官关押在监狱。当时有个叫田甲的狱吏，品行不端，喜欢仗势欺人。

他见韩安国沦为囚犯，便小人得志，用尽手段侮辱他。

田甲对韩安国说：“现在的你，如同一摊烧完的灰烬一样渺小。”韩安国平静地说：“眼光为什么不能长远一点？难道死灰不能复燃吗？”田甲狂妄地说道：“就算复燃了，我也能一泡尿就浇灭它。”

不久，韩安国被朝廷任命为梁国内史。田甲逃跑被抓后，向其请罪。韩安国看着跪在地上的田甲说道：“你现在可以‘撒尿’了。”

烟火慰人心

工作以后，我发现了平日生活中的一些新的乐趣，找到了很多爱好，招猫逗狗是爱好之一，“拈花惹草”是爱好之一，煎炒烹炸也是爱好之一。我一直有一个愿望，想认认真真地去读一所厨师学校，认认真真地学做饭做菜，尤其是八大菜系，特别让我好奇。虽然现在网络上的各种菜谱应有尽有，但是我更想知道菜品的由来与演变，烹饪的原理与技法，而与人说起吃来，能如数家珍、侃侃而谈。偶尔我会想，如果不是考上了大学，也许我会上厨师学校，成为一个好厨子。

以上的这些感慨，都是因读了梁实秋先生的《人间食话》而来。这是一本关于吃的书，里边收录了关于吃食的文章大大小小近百篇，在各种食物之间，还夹杂着风土人情、出行见闻、回忆所感等。

《人间食话》这本书总能引起我共鸣，每天晚上把女儿哄睡后，翻一翻这本书，一般看个十页八页的，就会感到特别饿，又馋又饿。而关于“馋”这一字，书中也是描述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：“馋，据字典说是‘贪食也’，其实不只是贪食，是贪食各种美味之食。”并说真正的馋不是狼吞虎咽的饕餮之相，需得文化发展到相当程度，人才知道馋。此书分为三个部分，第一部分五十七篇文章，其中五十六篇以食物命名，写吃写得通透。其中有一文，写的是楼外楼的西湖醋鱼，恰巧我也在西湖边上的楼外楼总店里吃过，仿佛与作者错时空相遇了一般，而这条鱼的味道老实讲我已经毫无印象，大抵就是味道平平，而在楼里凭栏远眺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。梁老先生既生在一个讲究吃的家庭，又生在一个讲究吃的年代，这一点便让我十分羡慕。

在书中的第三部分中有一文《谈》，此文中详述了民国时期北平几家知名又地道的饭店，不仅仅形色俱全地描述了各家的拿手菜，还写出了其特点和故事，仿佛置身其境，十分有趣。作者着重笔墨描写了正阳楼、东兴楼和致美楼，其中东兴楼“厨房临街，以木栅做窗，为的是便利一般的‘口儿厨子’站在外面学两手儿，有手艺的人不怕人学，因为很难学到家。”看到此段莫名羡慕那些“口儿厨子”，十分有机会可以站在那窗外观摩，凭我的本事自然是学不会的，单是看个热闹也觉得十分愉快，而文中美味不消多说，自是更让人心驰神往。后文又说“东兴楼在抗战期间在日军高压之下停业，后来在帅府园易主重张，胜利后曾往尝试，则已面目全非，当年手艺不可再见”，读至此处，扼腕叹息，向往之心凉透。

书中文章围绕吃食展开，透过这些食物，流露出的其实是对生活的热爱与追求。我一直认为食物带来的乐趣固然不仅是吃的乐趣，也是做的乐趣，做饭的过程是一幅十分生动的画面，锅里煮的哪里是平平无奇的五花肉啊！那是生活中最简单易得的幸福。

杨晓



来源：人民网